

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

第七十三回

情因舊恨生災毒

心王遭魔幸破光

話說孫大聖扶持着唐僧與八戒沙僧奔上大竺。一直西來不半晌忽見一處樓閣重重宮殿巍巍。唐僧勒馬道徒弟你看那是箇甚麼去處。行者舉頭觀看。但見

山環樓閣溪遶亭臺。門前雜樹密森森。宅外野花香艷。柳間棲白鷺。渾如烟裡玉無瑕。桃內嘯黃鸝。却是火中金有色。雙雙野鹿忘情鬧。踏綠莎茵對對山禽飛。語高枝紅樹杪。真如劉阮天台洞。不亞神仙閬苑家。

行者報道師父那所在也不是王侯第宅也不是豪貴人

家却像一箇菴觀寺院。到那里方知端的。三藏聞言，加鞭促馬。師徒們來至門前觀看，門上嵌着一塊石板，上有黃花觀三字。三藏下馬，八戒道：「黃花觀，乃道士之家，我們進去會他一會也好。」他與我們衣冠雖別，修行一般。沙僧道：「說得是一則，進去看看景致。」二來也當撒貨頭口，看方便處，安排些齋飯，與師父吃。長老依言，四眾共入。但見二門上有一對春聯：黃芽白雪神仙府，瑤草琪花羽士家。行者笑道：「這箇是燒茅煉藥，弄爐火提罐子的道士。」三藏聽他一把道：「謹言謹言，我們不與他相識。」左右暫時一會，管他怎的，說不了，進了二門，只見那正殿謹閉，東廊

下坐着一個道士。在那里丸藥。你看他怎生打扮。

戴一頂紅艷艷。鍍金冠。穿一領黑淄淄。烏皂服。踏一雙綠陣陣。雲頭履。繫一條黃拂拂。呂公綫。面如瓜鐵。目若朗星。準頭高大。類回回。唇口翻張。如韃韃。道心一片。隱轟雷。伏虎降龍。真羽士。

三藏見了。厲聲高叫道。老神仙。貧僧問訊了。那道士。猛撞頭。一見心驚。丟了手中之藥。按簪兒。整衣服。降階迎接。蓮老師父。失迎了。請裡面坐。長老。惟喜。上殿推開門。見有三清聖像。供卓有爐。有香。卽拈香注爐。禮拜三匝。方與道士行禮。遂至客位中。同徒弟們坐下。急喚仙童。看茶。當有兩

箇小童卽入裡邊尋茶盤。洗茶盞。擦茶匙。辦茶果。忙忙的亂走。早驚動那幾個冤家。原來那盤絲洞七個女怪。與這道士同堂學藝。自從穿了舊衣。喚出兒子。徑來此處。正在後面裁剪衣服。忽見那童子看茶。便問道。童兒。有甚客來了。這般忙冗。仙童道。適間有四個和尚進來。師父教來看茶。女怪道。可有個白胖和尚。道有。又問可有個長嘴大耳臊的。道有。女怪道。你快去遞了茶。對你師父。丟個眼色。着他進來。我有要緊的話說。果然那仙童將五盃茶拿出去。道士斂衣。雙手拿一杯。遞與三藏。然後與八戒沙僧行者。茶罷收鍾。小童丟個眼色。那道士就欠身道。列位請坐。教

童兒放了茶盤陪侍。等我去去就來。此時長老與徒弟們
盃一個小童出殿上觀玩不題。却說道士走進方丈中。只
見七個女子齊齊跪倒。叫師兄師兄。聽小妹子一言。道士
用手攙起道。你們早間來時。要與我說甚麼話。可。可。的。今
日丸藥這枝藥。忌見陰人。所以不曾答你。如今又有客在
外面有話。且慢慢說罷。衆怪道。告稟師兄。這樁事專爲客
來。方敢告訴。若客去了。縱說也沒用了。道士笑道。你看賢
妹諛話。怎麼專爲客來。才說却不風了。且莫說我是個清
淨修仙之輩。就是個俗人家。有妻子老小家務事。也等客
去了。再處怎麼這等不賢。替我裝幌子哩。且讓我出去。衆

怪一齊扯住道。師兄且息怒。我問你前邊那客是那方來的。道士唾着臉不答應。衆怪道。方才小童進來取茶。我聞得他說是四個和尚。道士作怒道。和尚便怎麼。衆怪道。四個和尚內有一個白面胖的。有一個長嘴大耳的。師兄可曾問他是那里來的。道士道。內中有這兩個。你却怎麼知道。想是在那里見他來。女子道。師兄原不知這個委曲。那和尚乃唐朝差往西天取經去的。今早到我洞裡化齋。委是妹子們聞得唐僧之名。將他拿了。道士道。你拿他怎的。女子道。我們久聞人說。唐僧乃十世修行的真體。有人吃他一塊肉。延壽長生。故此拿了他。後被那個長嘴大耳臊。

的和尚把我們攔在濯垢泉裡先搶了衣服後弄本事強要同我等洗浴也止他不住他就跳下水變作一個鮎魚在我們腿襠裡鑽來鑽去欲行姦騙之事果有十分憊慙他又跳出水去現了本相見我們不肯相從他就使一柄九齒釘耙要傷我們性命若不是我們有些見識幾乎遭他毒手故此戰兢兢逃生又着你愚外甥與他敵鬪不知存亡如何我們特來投兄長望兄長念昔日同牕之雅與我今日做個報冤之人那道士聞此言却就惱恨遂變了聲色道這和尚原來這等無禮這等憊慙你們都放心等我擺佈他衆女子謝道師兄如若動手等我們都來相幫

打他道士道不用打不用打常言道一打三分低你們都
跟我來衆女子相隨左右他入房內取了梯子轉過床後
爬上屋梁拿下一個小皮箱兒那箱兒有八寸高下一尺
長短四寸寬窄上有一把小銅鎖兒鎖住卽於袖中拿出
一方鵝黃綾汗巾兒來汗巾上繫着一把小鑰匙兒開
了鎖取出一包兒藥來此藥乃是

山中百鳥糞掃精上千斤是川芎獨煑煎熬火候勻千
斤熬一杓一杓煉三分三分還要炒再煑再重薰製成
此毒藥貴似寶和珍如若嘗他味入口見閻君

道士對七個女子道妹妹我這寶貝若與凡人吃只消一

厘入腹就死。若與神仙吃，也只消三厘就絕。這些和尚只怕也有些道行，須得三厘快取等子來。內一女子急拿了一把等子道：稱出一分二厘，分作四分，却拿了十二箇紅棗兒，將棗掐破些兒，搥上一厘，分在四隻茶鍾內。又將兩箇黑棗兒做一隻茶鍾，着一個托盤安了。對衆女說：等我去問他，不是唐朝的便罷。若是唐朝來的，就教換茶。你却將此茶，令童兒拿出，但吃了，個個亡身，就與你報了此讐。解了煩惱也。七女感激不盡，那道士換了一件衣服，虛禮謙恭，走將出去，請唐僧等。又至客位坐下道：老師父莫怪。適間去後面，分付小徒，教他們挑些青菜蘿蔔，安排一頓。

素齋供養。所以失陪。三藏道。貧僧素手進拜。怎麼敢勞賜齋。道士笑云。你我都是出家人。見山門。就有三升俸糧。何言素手。敢問老師父。是何寶山。到此何幹。三藏道。貧僧乃東土大唐。駕下差往西天。大雷音寺取經者。却才路過仙宮。謁誠進拜。道士聞言。滿面生春。道。老師乃忠誠大德之佛。小道不知。失於遠候。恕罪。恕罪。叫童兒快去換茶來。一廂作速辦齋。那小童走將進去。衆女子招呼他來道。這里有見成好茶。拿出去。那童子果然將五鍾茶拿出。道士連忙雙手。拿一個紅棗兒茶鍾。奉與唐僧。他見八戒身軀大。就認做大徒弟。沙僧認做二徒弟。見行者身量小。認做三

徒弟所以第四鍾才奉與行者。行者眼乖，接了茶鍾，早已見盤子裡那茶鍾，是兩個黑棗兒。他道：「先生，我與你穿換一杯。」道士笑道：「不瞞長老說，山野中貧道士，茶果一時不備，才然在後面親自尋果子，止有這十二個紅棗，做四鍾茶奉敬。小道又不可空陪，所以將兩個下色棗兒作一杯奉陪。此乃貧道恭敬之意也。」行者笑道：「說那里話！古人云：在家不是貧，路貧貧殺人。你是住家兒的，何以言貧？像我們這行腳僧，才是真貧哩。我和你換換，我和你換換。三藏聞言道：「悟空，這仙長實乃愛客之意。你吃了罷，換怎的行者無奈，將左手接了，右手蓋住，看着他們，却說那八戒一

則饑。二則渴。原來是食腸大大的。見那鍾子裡有三個紅棗兒。拿起來。咽的都咽在肚裡。師父也吃了。沙僧也吃了。一霎時。只見八戒臉土變色。沙僧滿眼流淚。唐僧口中吐沫。他們都坐不住。連倒在地。這大聖情知是毒。將茶鍾手舉起來。望道士劈面一擲。道士將袍袖隔起嘴的一聲。把個鍾子跌得粉碎。道士怒道。你這和尚。十分村魯。怎麼把我鍾子碎了。行者罵道。你這畜生。你看我那三個人。是怎麼說。我與你有甚相干。你却將毒藥茶。藥倒我的人。道士道。你這個村畜生。撞下禍來。你豈不知。行者道。我們才進你們方敘了坐次。道及鄉貫。又不曾有個高言。那里撞下

菩提道士道：你可曾在盤絲洞化齋麼？你可曾在濯垢泉洗滌麼？行者道：濯垢泉乃七個女怪，你既說出這話，必定與他苟合，必定也是妖精，不要走，吃我一棒，好大聖，去耳聒裡摸出金箍棒，幌一幌，碗來粗細，望道士劈臉打來。那道士急轉身躲過，取一口寶劍來迎他，兩個廝罵廝打，早驚動那裡邊的女怪，他七個一擁出來叫道：師兄，且莫勞心，待小妹子拿他。行者見了，越生嗔怒，雙手輪鐵棒，丟開解數，滾將進去亂打，只見那七個厥開懷，腆着雪白肚子，臍孔中作出法來，骨都都絲繩亂冒，搭起一個天蓬，把行者蓋在底下。行者見事不諧，卽變身，念聲呪語，打個觔斗。

撲的撞破天。迷走了。忍着性。氣淤淤的。立在空中。看處見。那怪絲繩幌亮。穿穿道道。却是穿梭的經緯。頃刻間。把黃花觀的樓臺殿閣。都遮得無影無形。行者道。利害利害。早是不曾着他手。怪道猪八戒跌了若干。似這般。怎生是好。我師父與師弟。却又中了毒藥。這夥怪。合意同心。却不知是個甚來歷。待我還去問那土地神也。好大聖。按落雲頭。捻着訣。念聲唵字真言。把箇土地老兒。又拘來了。戰兢兢。跪下路傍。叩頭道。大聖。你去救你師父的。爲何又轉來也。行者道。早間救了師父。前去不遠。遇一座黃花觀。我與師父等。進去看看。那觀主迎接。才敘話間。被他把毒藥茶藥。

我師父等我幸不幫吃茶。使棒就打他。却說出盤絲洞化齋。濯垢泉洗澡之事。我就知那厮是怪才。舉手相敵。只見那七個女子跑出。吐放絲繩。老孫虧有見識。走了。我想你在此間爲神。定知他的來歷。是個甚麼妖精。老實說來。免打土地叩頭道。那妖精到此住不上十年。小神自三年前檢點之後。方見他的本相。乃是七個蜘蛛精。他吐那些絲繩。乃是蛛絲。行者聞言。十分大喜道。據你說。却是小可。旣這般你回去等我作法降他也。那土地叩頭而去。行者却到黃花觀外。將尾耙上毛。拔下七十根。吹口仙氣。叫變。卽變做七十個小行者。又將金箍棒吹口仙氣。叫變。卽變

做七十個雙角叉兒忖。每一個小行者與他一根。他自家使一根。站在外邊。將叉兒攪那絲繩。一齊着力。打個號子。把那絲繩都攪斷。各攪了有十餘斤。裡面拖出七個蜘蛛。足有巴斗大的身軀。一個個攢着手脚。索着頭。只叫饒命。饒命。此時七十個小行者。按住七個蜘蛛。那里肯放。行者道。且不要打他。只教還我師父師弟來。那怪厲聲高叫道。師兄。還他唐僧。救我命也。那道士從裡邊跑出道。妹妹。我要吃唐僧哩。救不得你了。行者聞言。大怒道。你既不還我師父。且看你妹妹的樣子。好大聖。把叉兒捺幌一幌。復了一根鐵棒。雙手舉起。把七個蜘蛛精。盡情打爛。却似七個

劍肉布袋兒。膿血淋淋。却又將尾耙搖了兩搖。收了毫毛。單身輪棒。趕入裡邊來。打道士。那道士見他打死了師妹。心甚不忍。卽發狠舉劍來迎。這一場。各懷忿怒。一個個大展神通。這一場好殺。

妖精輪寶劍。大聖舉金箍。都爲唐朝三藏。先放七女嗚呼。如今大展經綸手。施威弄法逞金吾。大聖神光壯。妖仙膽氣粗。渾身解數如花錦。雙手騰那似轆轤。兵兵劍棒响。慘淡野雲浮。劍言語。使機謀。一來一往。如畫圈。殺得風响沙飛。狼虎怕。天昏地暗。斗星無。

那道士與大聖。戰經五六十合。漸覺手軟。一時間。鬆了敵。

節便解開衣帶，忽辣的响一聲，脫了皂袍。行者笑道：「我兒子打不過人，就脫綽了，也是不能勾的。」原來這道士，綽了衣裳，把手一齊擡起，只見那兩脇下，有一千隻眼，眼中迸放金光，十分利害。

森森黃霧，艷艷金光，森森黃霧，兩邊脇下似噴雲，艷艷金光，千隻眼中如放火，左右却如金桶，東西猶似銅鏡。此乃妖仙施法力，道士顯神通，恍眼迷天遮日月，旱人爆燥氣朦朧，把個齊天孫大聖，困在金光黃霧中。

慌了手脚，只在那金光影裡亂轉，向前不能舉步，退不能動脚，却便似在個桶裡轉的一般，無奈又爆燥不

過他急了，往上着實一跳，却撞破金光，撲的跌了一個倒栽蔥。覺道撞的頭疼，急伸手摸摸，把頂梁皮都撞軟了。自家心焦道：「晦氣！晦氣！這顆頭今日也不濟了。常時刀砍斧剝，莫能傷損，却怎麼被這金光撞軟了皮肉？久以後定要貢膿，縱然好了，也是個破傷風。一會家燥燥難禁，却又自家計較道：前去不得，後退不得，左行不得，右行不得，往上又撞不得，却怎麼好？往下走他娘罷！好大聖，念個呪語，搖身一變，變做個穿山甲，又名鱗鯉鱗，真個是：

四隻鐵爪，鑽山碎石如搥粉，滿身鱗甲，破嶺穿岩似切蔥。兩眼光明，好似雙星，睨亮一嘴尖利，勝強似鋼鑽。

金錐藥中有性穿山甲。俗語呼爲鱗鯉鱗。

你看他硬着頭往地下一鑽。就鑽了有二十餘里。方才出頭。原來那金光只罩得十餘里。出來現了本相。力軟筋麻。渾身痛疼。止不住眼中流淚。忽失聲叫道。師父呵。

當年秉教出山中。共往西來苦用工。大海洪波無恐懼。陽溝之內却遭風。

美猴王正當悲切。忽聽得山背後有人啼哭。卽欠身揩了眼淚。回頭觀看。但見一個婦人。身穿重孝。左手托一盞涼漿水飯。右手執幾張燒紙黃錢。從那廂一步一聲哭着走來。行者點頭嗟嘆道。正是流淚眼逢流淚眼。斷腸人遇斷

那人這一個婦人，不知所哭何事。待我問他。一問那婦人，不一時走上前來，迎着行者。行者躬身問道：「女菩薩，你哭的是甚人？婦人噙淚道：「我丈夫因與黃花觀觀主買竹竿，爭講被他將毒藥茶藥死。我將陌紙錢燒化，以此報夫婦之情行者聽言，眼中流淚。那女子見了，作怒道：「你甚無知，我爲丈夫煩惱生悲，你怎麼淚眼愁眉，欺心戲我。行者躬身道：「女菩薩息怒，我本是東土大唐欽差御弟唐三藏大徒弟孫悟空行者，因往西天行過黃花觀，歇馬。那觀中道士不知是個甚麼妖精，他與七個蜘蛛精結爲兄妹。蜘蛛精在盤絲洞要害我師父，是我與師弟八戒沙僧解救得

脫那蜘蛛精走到他這里。背了是非說我等有欺騙之意。道士將毒藥茶藥倒我師父師弟共三人。連馬四口。陷在他觀裡。惟我不曾吃他茶。將茶鍾攪碎。他就與我相打。正嚷處。那七個蜘蛛精跑出來。吐放絲繩。將我纏住。是我使法力走脫。問及土地。說他來像。我却又使分身法。攪絕絲繩。拖出妖來。一頓棒打死。這道士卽與他報讐。舉寶劍與我相鬥。鬥經六十回合。他收了陣。隨脫了衣裳。兩脇下放出千隻眼。有萬道金光。把我罩定。所以進退兩難。才變做一個鱗鯉。從地下鑽出來。正自悲切。忽聽得你哭。故此相問。因見你爲丈夫。有此紙錢報答。我師父喪身。更無一

物相辭所以自怨自悲。豈敢相戲。那婦女放下水。取紙錢對行者陪禮道。莫怪莫怪。我不知你是被難者。才據你說將起來。你不認得那道士。他本是個百眼魔君。又喚做多目怪。你既然有此變化。脫得金光。戰得許久。必定有大神通。却只是還近不得那廝。我教你去請一位聖賢。他能破得金光。降得道士。行者聞言。連忙唱惹道。女菩薩。知此來歷。煩爲指教。指教果是那位聖賢。我去請來。救我師父之難。就報你丈夫之讐。婦人道。我就說出來。你去請他。降了道士。只可報讐而已。恐不能救你師父。行者道。怎不能救婦人道。那廝毒藥最狠。藥倒人。三日之間。骨髓俱爛。你此

往回恐遲了。故不能救。行者道：「我會走路，憑他多遠，千里消半日。」女子道：「你既會走路，聽我說。此處到那里，有千里之遙。那廂有一座山，喚紫雲山。山中有個千花洞。洞中有位聖賢，喚做昶藍婆。他能降得此怪。行者道：「那山坐落何方？」却從何方去？」女子用手指定道：「那直南上便是。」行者回頭看時，那女子早不見了。行者慌忙禮拜道：「是那位菩薩。我弟子鑽昏了，不能相識。千乞留名好謝。」只見那半空中叫道：「大聖是我。行者急擡頭看處，原山黎山老姆趕至空中謝道：「老姆從何來指教我也？」老姆道：「我才自龍華會上回來，見你師父有難，假做孝婦，借夫喪之名，免他一死。」

你快去請他。但不可說出是我指教。那聖賢有些多怪人。行者謝了辭別。把筋斗雲一縱。隨到紫雲山上。按定雲頭。就見那千花洞。那洞外。

青松遮勝境。翠栢繞仙居。綠柳盈山道。奇花滿澗渠。香蘭圍石屋。芳草映巖岫。流水連溪碧。雲封古樹虛。野禽聲聒聒。幽鹿步徐徐。修竹枝枝秀。紅梅葉葉舒。寒鴉棲古樹。春鳥噪高樗。夏麥盈田廣。秋禾遍地餘。四時無葉落。八節有花如。每生瑞靄。連霄漢。常放祥雲接太虛。

這大聖喜喜懽懽。走將進去。一程一節。看不盡無邊的景致。直入裡面。更沒個人。見靜靜悄悄的。雞犬之聲也無心。

中暗道：這聖賢想是不在家了。又進數里看時，見一個女道姑，坐在榻上，你看他怎生模樣。

頭戴五花納錦帽，身穿一領織金袍，腳踏雲尖鳳頭履，腰繫攢絲雙穗緜，面似秋容霜後老，聲如春燕社前嬌。腹中久暗三乘法，心上常修四諦饒。悟出空空真正果，煉成了了自逍遙。正是千花洞裡佛，毘藍菩薩姓名高。行者止不住脚，近前叫道：「毘藍菩薩，問訊了。那菩薩，你下榻合掌回禮道：『大聖失迎了。你從那裡來的？』」行者道：「你怎麼就認得我是大聖？」毘藍婆道：「你當年大鬧天宮時，曾地裡傳了你的名頭，誰人不知，那個不識？」行者道：「正是好。」

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象我如今皈正佛門。你就不曉得
了。毘藍道。幾時皈正。恭喜恭喜。行者道。近能脫命。係師父
唐僧。上西天取經。師父遇黃花觀道士。將毒藥茶藥倒我。
與那廝賭鬥。他就放金光罩住我。是我使神通走脫了。聞
菩薩能滅他的金光。特來拜請。菩薩道。是誰與你說的。我
自赴了魚藍會。到今三百餘年。不曾出門。我隱姓埋名。更
無一人得知。你却怎麼知道。行者道。我是個地理鬼。不管
那里。自家都會訪着。毘藍道。也罷也罷。我本當不去。奈蒙
大聖下臨。不可滅了求經之善。我和你去來。行者稱謝了
道。我忒無知。擅自催促。但不知曾帶甚麼兵器。菩薩道。我

有個綉花針兒，能破那厥。行者忍不住道：「老姪悞了，我早知是綉花針，不須勞你，就問老孫要一担，也是有的。」毘藍道：「你那綉花針，無非是鋼鐵金針，用不得。我這寶貝，非鋼非鐵，非金，乃我小兒日眼裡煉成的。」行者道：「令郎是誰？」毘藍道：「小兒乃日昴星官，行者驚駭不已。早望見金光艷艷，卽回向毘藍道：「金光處便是黃花觀也。」毘藍隨於衣領裡，取出一個綉花針，似眉毛粗細，有五六分長短，拈在手，望空拋去。少時間，响一聲，破了金光。行者喜道：「菩薩妙哉妙哉。」尋針尋針，毘藍托在手掌內道：「這不是行者却同按下雲頭，走入觀裡，只見那道士合了眼，不能舉步。行者罵道：

你這潑怪粧瞎子哩耳聒裡摸出棒來就打。毘藍扯住道：大聖莫打，且看你師父去。行者徑至後面客位裡看時，他三人都睡在地上，吐痰吐沫哩。行者垂淚道：却怎麼好？却怎麼好？毘藍道：大聖休悲也。是我今日出門一場，索性積個陰德。我這里有解毒丹，送你三丸。行者轉身拜求。那菩薩袖中取出一個破紙包兒，內將三粒紅丸子，遞與行者。教放入口裡。行者把藥扳開，他每牙關，每人搥了一丸。須臾藥味入腹，便就一齊嘔噦，遂吐出毒味，得了性命。那八戒先爬起道：悶殺我也。三藏沙僧俱醒了道：好暈也。行者道：你們那茶裡中了毒了。虧這毘藍菩薩救，快都來拜。

謝三藏欠身整衣謝了。八戒道：「師兄那道士在那里等我？」問他一問，爲何這般害我？行者把蜘蛛精上項事說了一遍。八戒發狠道：「這厮旣與蜘蛛爲姊妹，定是妖精。」行者指道：「他在那殿外立定，粧瞎子哩。」八戒拿鈿就築，又被毘藍止住道：「天蓬息怒，大聖知我洞裡無人，待我收他去看守門戶也。」行者道：「敢蒙大德，豈不奉承，但只是教他現本像，我們看看。」毘藍道：「容易。」卽上前用手一指，那道士撲的倒在塵埃，現了原身，乃是一條七尺長短的大蜈蚣精。毘藍使小指頭挑起，駕祥雲徑轉十花洞去。八戒打仰道：「這姆姆兒，却也利害，怎麼就降這般惡物？」行者笑道：「我問他有。」

甚兵器破他金光。他道有個綉花針兒是他兒子在日眼裡煉的。及問他令郎是誰。他道是昴日星官。我想昴日星是隻公雞。這老姆姆必定是個母雞。雞最能降蜈蚣。所以能收伏也。三藏聞言。頂禮不盡。教徒弟們收拾去罷。那沙僧卽在裡面尋了些米糴。安排了些齋。俱飽食一頓。牽馬挑擔。請師父出門。行者從他廚中放了一把火。把一座觀。霎時燒得煨燼。却拽步長行。正是

唐僧得命感毘藍。

了性消除多目怪。

畢竟向前去。還有甚麼事體。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蜈蚣前號百眼魔君。後來却成瞎子。使盡聰明。到底成個大呆子也。此喻最妙。○七個大蜘蛛。一條老蜈蚣。人以爲怪矣。弄矣。豈知不過是你妄心別號。切不可看在外邊也。

第七十四回

長庚傳報魔頭狠

行者施爲變化能

情慾原因總一般，有情有慾自如然。沙門修煉紛紛士，斷慾忘情卽是禪。須着意，要心堅。一塵不染月當天，行功進步休教錯。行滿功完大覺仙。

話表三藏師徒們，打開慾網跳出情牢。放馬西行走不多時，又是夏盡秋初，新涼透體，但見那

急雨收殘暑，梧桐一葉驚螢飛。沙徑晚蛩語，月華明黃葵開映露。紅蓼遍沙汀，蒲柳先零落。寒蟬應律鳴。

三藏正然行處，忽見一座高山，峰插碧空，真個是摩星磧。

日長老心中害怕，叫悟空道：「你看前面這山，十分高聳，但不知有路通行否？」行者笑道：「師父說那里話！自古道：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豈無通達之理？可放心前去。」長老聞言，喜笑花生，揚鞭策馬而進。徑上高岩，行不數里，見一老者，鬢迷鬆白髮，飄搔鬚稀，朗銀絲擺動，項掛一串數珠子，手持拐杖，現龍頭，遠遠的立在那山坡上，高呼西進的長老，且暫住驂駟，緊兜玉勒。這山上有一夥妖魔，吃盡了閻浮世上人，不可前進。三藏聞言，大驚失色。一是馬的足下不平，二是坐箇雕鞍不穩，撲的跌下馬來，掙挫不勳，睡在草裏哼哩。行者近前攙起道：「莫怕莫怕，有我哩。」

長老道：你聽那高岩上老者報道，這山上有夥妖魔吃盡
閻浮世上人，誰敢去問他？一箇真實端的行者道：你且坐
地，等我去問他。三藏道：你的相貌醜陋，言語粗俗，怕衝撞
了他，問不出箇實信。行者笑道：我變箇俊些兒的去問他。
三藏道：你是變了我看。好大聖，檢着訣，搖身一變，變做箇
乾乾淨淨的小和尚兒。真箇是目秀眉清，頭圓臉正，行動
有斯文之氣象，開口無俗類之言辭。抖一抖錦衣直裰，拽
步上前，向唐僧道：師父，我可變得好麼？三藏見了大喜道：
變得好。八戒道：怎麼不好？只是把我們都比下去了。老豬
就滾上二三年，也變不得這等俊俏。好大聖，躲離了他們。

徑直近前對那老者躬身道。老公公貧僧問訊了。那老兒見他生得俊雅。年少身輕。待答不答的。還了他箇禮。用手摸着他頭兒。笑嘻嘻問道。小和尚。你是那里來的。行者道。我們是東土大唐來的。特上西天拜佛求經。適到此。聞得公公報遺有妖怪。我師父膽小怕懼。着我來問一聲。端的是甚妖精。他敢這般短路。煩公公細說與我知之。我好把他貶解起身。那老兒咲道。你這小和尚。年幼不知好歹。言不幫襯。那妖虜神通廣大得緊。怎敢就說貶解他起身。行者咲道。據你之言。似有護他之意。必定與他有親。或是緊鄰契友。不然。怎磨長他的威智。與他的節槩。不肯傾心吐

小和尚
會弄

膽說他箇來歷。公公點頭笑道：「這和尚到會弄嘴，想是跟你師父遊方到處兒學些法術，或者會驅縛魍魎，與人家鎮宅降邪，你不曾撞見十分狠怪哩。」行者道：「怎的狠？」公公道：「那妖精一封書到靈山，五百阿羅都來迎接；一紙簡上天公，十大大曜，箇箇相欽；四海龍會與他爲友，八洞仙常與他作會；十地閻君以兄弟相稱，社令城隍以賓朋相愛。大聖聞言，忍不住呵呵大笑，用手扯着老者道：『不要說，不要說。』那妖精與我後生小廝爲兄弟朋友，也不見十分高作。若知是我小和尚來呵，他連夜就搬起身去了。」公公道：「你這小和尚胡說，不當人子。那箇神聖是你的後生小廝。」

會談笑話

行者笑道：實不瞞你說，我小和尚祖居做來國花果山水簾洞，姓孫，名悟空。當年也曾做過妖精，幹過大事，曾因會衆魔，多飲了幾杯酒，睡着夢中見二人將批勾我去到陰司，一時怒發，將金箍棒打傷鬼判，誑倒閻王，幾乎掀翻森羅殿，嚇得那掌案的判官拿紙，十閻王僉名畫字，教我饒他打，情愿與我做後生小廝。那公公聞說道：阿彌陀佛，這和尚說了這過頭話，莫想再長得大了。行者道：官兒似我這般大也勾了。公公道：你年幾歲了？行者道：你猜猜看。老者道：有七八歲罷了。行者笑道：有一萬箇七八歲。我把舊嘴臉拿出來你看看，你卽莫怪。公公道：怎麼又有箇嘴

更後

臉行者道不瞞你說我小和尚有七十二副嘴臉哩那公
公不識竅只管問他他就把臉抹一抹卽見出本像咨牙
俛嘴兩股通紅腰間繫一條虎皮裙手裏執一根金箍棒
立在石崖之下就像箇活雷公那老者見了嚇得面容失
色腿脚酸麻站不穩撲的一跌爬起來又一箇蹣跚大聖
上前道老官兒不要虛驚我等面惡人善莫怕莫怕適間
蒙你好意報有妖魔委的有多少怪一發累你說說我好
謝你那老兒戰戰兢兢口不能言又推耳聾一句不應行
者見他不言卽抽身回坡長老道悟空你來了所問如何
行者笑道不打緊不打緊西天有便有箇把妖精兒只是

這里人膽小，把他放在心上，沒事沒事，有我哩。長老道：你可會問他，此處是甚麼山，甚麼洞，有多少妖怪，那條路通得雷音？八戒道：師父莫怪我說，若論賭變化，使促肩，捉弄人，我們三五箇，也不如師兄；若論老實相，師兄就擺一隊伍，也不如我。唐僧道：正是，正是，你還老實。八戒道：他不知怎麼鑽過頭，不顧尾的，開了兩聲，不慙不臉的，就跑回來了。等老猪去問他箇實信來。唐僧道：悟能，你仔細着，好獸子，把釘耙撒在腰裏，一整，一擡，一擡，一擡，奔上山坡。對老者叫道：公公，唱惹了。那老兒見行者回去，方拄着杖，掙得起來，戰戰兢兢的要走，忽見八戒，愈覺驚怕。道：爺爺

狠沒
人氣
地多

呀。今夜做的甚麼惡夢。遇着這夥惡人。爲先的那和尚。醜
便醜。還有三分人相。這箇和尚。怎麼這等箇。確挺嘴。蒲扇
耳。躲鐵片臉。毳毛頸項。一分人氣兒。也沒有了。八戒咲道
你這老公公。不高興。有些兒好。褒貶人。你是怎的看我哩。
隨便醜。奈着再停一時。就俊了。那老者見他說出人話來。
只得開言問他。你是那里來的。八戒道。我是唐僧第二箇
徒弟。法名叫做悟能。八戒才自先問的。叫做悟空行者。是
我師兄。師父怪他冲撞了公公。不曾問得實信。所以特着
我來拜問。此處果是甚山甚洞。洞裏果是甚妖精。那里是
西去大路。煩尊一指示。指示。老者道。可老實麼。八戒道。我

生平不敢有一毫虛的。老者道：你莫相才來的那個和尚走花弄水的胡纏。八戒道：我不像他。公公拄着杖對八戒說：此山叫做八百里獅駝嶺，中間有座獅駝洞，洞裏有三箇窟頭。八戒啐了一聲：你這老兒却也多心。三箇妖魔也費心勞力的來報遭信。公公道：你不怕麼？八戒道：不瞞你說，這三箇妖魔我師兄一棍就打死一個，我一鈇就築死一個。我還有箇師弟，他一降妖杖，又打死一。三個都打死。我師父就過去了。有何難哉？那老者笑道：這和尚不知深淺，那三箇魔頭神通廣大得緊哩。他手下小妖，南嶺上有五千，北嶺上有五千，東路口有一萬，西路口有一萬，巡

哨的有四五千，把門的也有一萬，燒火的無數，打柴的也無數，共計筭有四萬七八千，這都是有名字帶牌兒的，專在此吃人。那猷子聞得此言，戰兢兢跑將轉來，相近唐僧，且不同話放下，鉞在那里。山恭行者見了，喝道：「你不同話却蹲在那里怎的？」八戒道：「說出尿來了，如今也不消說。」趕早兒各自顧命去罷。行者道：「這個猷根，我問信偏不驚恐，你去問就這等慌張失智。」長老道：「端的何如？」八戒道：「這老兒說此山叫做八百里獅駝山，中間有座獅駝洞，洞裏有三個老妖，有四萬八千小妖，專在那里吃人，我們若躡着他些山邊兒，就是他口裏食了，莫想去得。」三藏聞言，戰兢兢

妖王骨悚然道：「悟空如何是好？」行者笑道：「師父放心，沒大事。想是這里有便有幾個妖精，只是這里人膽小，把他就說出許多人，許多大，所以自驚自怪。有我哩。」八戒道：「哥哥說的是那里話？我比你不同。我問的是實，決無虛謬之言。」滿山滿谷都是妖魔，怎生前行者笑道：「猓子，嘴臉不要虛驚。若論滿山滿谷之魔，只消老孫一路棒，半夜打箇罄盡。」八戒道：「不羞不羞，莫說大話。那些妖精，點卯也得七八日，怎麼就打得罄盡？」行者道：「你說怎樣打？」八戒道：「憑你抓倒，細倒使定身法定例，也沒有這等快的。」行者笑道：「不用甚麼，就拿細縛，我把這棍子兩頭一扯，叫長，就有四十丈。」

長短幌一幌叫粗就有八丈圍圓粗細往山南一滾滾殺五千山北一滾滾殺五千從東往西一滾只怕四五萬碾做肉泥爛醬八戒道哥哥若是這等趕麴打或者二更時也都了了沙僧在傍笑道師父有大師兄恁樣神通怕他怎的請上馬走阿唐僧見他們講論手段沒奈何只得寬心上馬而走正行間不見了那報信的老者沙僧道他就是妖怪故意狐假虎威的來傳報恐謊我們哩行者道不要忙等我去看看好大聖跳上高峰四顧無跡急轉面見半空中有彩霞幌亮卽縱雲趕上看時乃是太白金星走到身邊用手扯住口口聲聲只叫他的小名道李長庚李

長庚你好慇懃，有甚話當面來講便好，怎麼扯做個山林之老模樣混我。金星慌忙施禮道：大聖報信來遲，乞勿罪。乞勿罪。這魔頭果是神通廣大，勢要崢嶸，只看你那移變化乖巧機謀，可便過去。如若怠慢些兒，其實難去。行者謝道：感激感激，果然此處難行。望老星上界與玉帝說聲，借些天兵幫助老孫幫助金星道。有有有，你只口信帶去，就是十萬天兵，也是有的。大聖別了金星，按落雲頭，見了三藏道：適才那個老兒，原是太白星來，與我們報信的。長老合掌道：徒弟快趕上他，問他那里另有個路，我們轉了去罷。行者道：轉不得，此山徑過有八百里，四周圍不知更有

多少路哩，怎麼轉得。三藏聞言，止不住眼中流淚道：徒弟，似此艱難，怎生拜佛？行者道：莫哭莫哭，一哭便膿包行了。他這報信，必有幾分虛話，只是要我們着意留心。誠所謂以告者過也。你且下馬來坐着，八戒道：又有甚商議？行者道：沒甚商議，你且在這里，用心保守師父。沙僧好生看守行李馬匹，等老孫先上嶺打聽打聽看，前後共有多少妖怪，拿住一個，問他個詳細，教他寫個執結，聞個花名，把他老老小小一一查明，分付他開了洞門，不許隘路，知請師父靜靜悄悄的過去，方顯得老孫手段。沙僧只教仔細仔細，細行者笑道：不消囑付，我這一去，就是東洋大海，也湯開

路就是鐵裏銀山也撞透門好大聖，吩咐一聲，縱筋斗雲，跳上高峰，拔藤負葛，平山觀看。那山裏靜悄無人，忽失聲道：「錯了，錯了，不該放這金星老兒去了。他原來恐說我這里那有個甚麼妖精，他就出來跳風頑耍，必定拈鎗弄棒，操演武藝，如何沒有一個正自家揣度，只聽得山背後叮噹噹，辟辟剝剝，柝鈴之聲，急回頭看處，原來是個小妖兒，扣着一桿令字旗，腰間懸着鈴子，手裏敲着梆子，從北向南而走。仔細看他有一丈二尺的身子，行者暗笑道：他必是個鋪兵，想是送公文，下報帖的。且等我去聽他，一聽看他說些甚話。好大聖，捻着訣，念箇咒，搖身一變，變做的

蒼蠅兒輕輕飛在他帽子上。側耳聽之。只見那小妖走上大路。敲着梆。搖着鈴。口裏作念道。我等尋山的各人。要謹慎。提防孫行者。他會變蒼蠅。行者聞言。暗自驚疑道。這厮看見我了。若未看見。怎麼就知我的名字。又知我會變蒼蠅。原來那小妖。也不會見他。只是那魔頭不知怎麼就分付他。這話却是箇謠言。着他這等胡念。行者不知。反疑他看見。就要取出棒來打他。却又停住暗想道。會記得八戒問金星時。他說老妖三個。小妖有四萬七八千名。似這小妖。再多幾萬。也不打緊。却不知這三個老魔。有多大手段。等我問他一問。動手不遲。好大聖。你道他怎麼去問。跪下

猴

沙

瓶

他的帽子，來釘在樹頭上，讓那小妖先行幾步，急轉身騰那也變做個小妖兒，照依他敲着梆，搖着鈴，搵着旗，一般衣服，只是比他略長了三五寸，口裏也那般念着，趕上前叫道：「走路的，等我一等。」那小妖回頭道：「你是那里來的行者？」笑道：「好人呀！一家人也不認得小妖道，我家沒你呀！行者道：「怎的沒我？」你認認看。」小妖道：「面生，認不得。」認不得，行者道：「可知道面生？」我是燒火的，你會得我。」少小妖點頭道：「沒有沒有，我洞裏就是燒火的那些兄弟，也沒有這箇嘴尖的。」行者暗想道：「這個嘴好的，變尖了些了。」卽低頭把手，摸着嘴，搵一搵道：「我的嘴不尖。」阿真箇就不尖了。」那小妖

道你剛才是個尖嘴，怎麼撮一撮就不尖了，疑惑人子，大
不好認，不是我一家的，少會少會，可疑可疑，我那天家
法甚嚴，燒火的只管燒火，巡山的只管巡山，終不然教你
燒火，又教你來巡山，行者口乖，就趣過來道：你不知道大
王見我燒得火好，就陞我來巡山。小妖道：也罷，我們這巡
山的一班，有四十名，十班共四百名，各自年貌，各自名色。
大王怕我們亂了班次，不好點卯，一家與我們一個牌兒
爲號，你可有牌兒？行者只見他那般打扮，那般報事，遂照
他的模樣變了，因不會看見他的牌兒，所以身上沒有，好
大聖更不說沒有，就滿口應承道：我怎麼沒牌位？只是剛

半瓶

才領的新牌拿你的出來我看那小妖那里知這詞語括
即揭起衣服貼身帶着個金漆牌兒穿條絨線繩兒扯與
行者看看行者見那牌背是個威鎮諸魔的金牌正而有
三個真字是小鑽風他却心中暗想道不消說了但是巡
山的必有個風字墜脚便道你且放下衣走過等我拿牌
兒你看卽轉身插下手將尾耙稍兒的小毫毛拔下一根
捻他把斗變卽變做個金漆牌兒也穿上個綠絨繩兒上
書三個真字乃總鑽風拿出來遞與他看了小妖大驚道
我們都叫做個小鑽風偏你又叫做個甚麼總鑽風行者
幹事我絕說話合宜就道你實不知大王見我燒得火好

妙
猴

妙
妙

妙
妙

把我墜個巡風。又與我個新牌計做總巡風。教我管你這一班四十名兄弟也。那妖聞言，卽忙唱惹道：長官長官，新點出來的，實是面生言語。沙撞莫怪。行者還着禮笑道：怪便不怪，你只是一件見面錢，却要哩。每人拿出五兩來罷。小妖道：長官不要忙，待我向山嶺頭會了我這一班的人。一總打發罷。行者道：既如此，我和你同去。那小妖真個前走，大聖隨後相跟。不數里，忽見一座筆峰，何以謂之筆峰。那山頭上長出一條峰來，約有四五丈高，如筆插在上。一般故以爲名。行者到邊前，把尾把掬一掬跳上去，坐在峰尖兒上，叫道：鑽鼠都過來。那這小鑽鼠在下面躬身道：

後

妙
張
猴
智
變
絕

妙

長官伺候。行者道：「你可知大王點我出來之故？」小妖道：「不知。行者道：『大王要吃唐僧，只怕孫行者神通廣大，說他會變化，只恐他變作小鑽風來造里，躡着路徑打探消息。把我墮作總鑽風來查勘你們。』這一班可有假的小鑽風？連聲應道：『長官，我們俱是真的。』行者道：『你既是真的，大王有甚本事，你可曉得小鑽風道？』我曉得。行者道：『你曉得快說來，我聽。』如若說得合着我，便是真的；若說差了一些兒，便是假的。我定拿去見大王處治。』那小鑽風見他坐在高處，弄璋弄智，呼呼喝喝的，沒奈何，只得實說道：『我大王神通廣大，本事高強，一口會吞了十萬天兵。行者聞說，吐出一

此樣口
今世上
極多

聲道：你是假的。小鑽風慌了道：長官老爺，我是真的。怎麼就是假的？行者道：你既是真的，如何胡說？大王身子能有多大？一口就吞了十萬天兵。小鑽風道：長官原來不知。我大王會變化，要大能撐天堂，要小就如菜子。因那年王母娘娘設蟠桃大會，邀請諸仙，他不會具柬來請我。大王意欲爭天，被玉皇差十萬天兵來降我大王。是我大王變化法身，張開大口，似城門一般，用力吞將去，說得衆天兵不敢交鋒，開了南天門。故此是一口會吞十萬兵。行者聞言，暗笑道：若是講手頭之話，老孫也會幹過。又應聲道：二大王有何本事？小鑽風道：二大王身高三丈，臥蚕眉，丹鳳眼。

美人身。匾担牙鼻似蛟龍。若與人爭鬪。只消一鼻子捲去。就是鐵背銅身。也就克亡魄喪。行者道。鼻子捲人的妖精也好拿。又應聲道。三大王也有許多手段。小鑽風道。我三大王不是凡間之怪物。名號雲程萬里鵬。行動時搏風運海。揆非國南。隨身有一件兒寶貝。喚做陰陽二氣瓶。假若是把人裝在瓶中。一時三刻化爲醬水。行者聽說。心中暗驚道。妖魔倒也不怕。只是仔細防他瓶兒。又應聲道。三個大王的本事。你倒也說得不差。與我知道的一般。但只是那個大王要吃唐僧哩。小鑽風道。長官你不知道。行者喝道。我比你不知此兒。因恐汝等不知底細。分付我來着實。

盤問你哩。小鑽風道我大大王與二大王又住在獅駝嶺。獅駝洞三大王不在這里住。他原住處離此西下有四百里遠近。那廂有座城喚做獅駝國。他五百年前吃了這城國王及文武官僚滿城大小男女也盡被他吃了乾淨。因此上奪了他的江山。如今盡是些妖怪。不知那一年打聽得東土唐朝差一個僧人去西天取經。說那唐僧乃十世修行的好人。有人吃他一塊肉。就延壽長生不老。只因怕他一個徒弟孫行者十分利害。自家一個難為。徑來此處與我這兩個大王結為兄弟。合意同心。打夥兒捉那個唐僧也。行者聞言。心中大怒道。這潑魔十分無禮。我保唐僧。

成正果。他怎麼算計要吃我的人。恨一聲，咬响鍋牙，掣出鐵棒，跳下高峰，把棍子望小妖頭上礮了一礮，可憐就礮得像一個肉陀。自家見了，又不忍道，嘆他倒是個好意，把些家常話兒都與我說了。我怎麼却這一下子就結裹了他，也罷也罷。左右是左右，好大聖，只爲師父阻路，沒奈何，幹出這件事來。就把他牌兒解下，帶在自家腰裏，將令字旗，插在背上，腰間掛了鈴，手裏敲着梆子，迎風捻個訣，口裏念個咒語，搖身一變，變的就像小餅風模樣，捩回步徑，轉舊路，找尋洞府去。打探那三個老妖魔的虛實。這正是：千般變化美猴王，萬樣騰那真本事。闖入深山，依着舊路。

正是走處，忽聽得人喊馬嘶之聲，卽舉目觀之，原來是獅駝洞口，有萬數小妖，排列着鎗刀劍戟，旗幟旌旄，這大聖心中暗喜道：李長庚之言，真是不妄，真是不妄，原來這擺列的有些路數，二百五十名，作一大隊伍，他只見有四十名雜彩長旗，盈風亂舞，就知有萬名人馬，却又自揣自度道：老孫變作小鰍風，這一進去，那老魔若問我巡山的話，我必隨機答應，倘或一時言語差訛，認得我呵，怎生脫體，就要往外跑時，那夥把門的攔住，如何出得門去，要拿洞裏妖王，必先除了門前衆怪，你道他怎麼除得衆怪，好大聖想着那老魔，不會與我會面，就知我老孫的名頭，我且

倚着我的這個名頭仗着威風說些大話嚇他一嚇看果然中土衆僧有緣有分取得經回這一去只消我幾句英雄之言就嚇退那門前若干之姪假若衆僧無緣無分取不得真經呵就是總然說得蓮花現也除不得西方洞外精心問口口問心思量此計敲着梆搖着鈴徑直闖到獅駝洞口早被前管上小妖攔住道小鑽風來了行者不應低着頭就走至二層營裏又被小妖扯住道小鑽風來了行者道來了衆妖道你今早巡風去可曾撞見甚麼孫行者麼行者道撞見的正在那里磨甚子哩衆妖害怕道他怎麼個模樣磨甚麼杠子行者道他蹲在那淵邊還似

個開路神若站起來好道有十數丈長手裏拿着一條鐵
 棒。就似碗來粗細的一根大杠子在那石崖上抄一把水
 磨。一磨口裡又念着杠子阿這一向不會拿你出來顯題
 神通這一去就有十萬妖精也都替我打死等我殺了那
 三個魔頭祭他。要磨得明了先打死你們前一萬精哩
 那些小妖聞得此言一個個心驚膽戰。魂散魄飛行者又
 道。列位那唐僧的肉也不多幾斤也分不到我處。我們替
 他頂這個缸怎的。不如我們各自散一散罷。眾妖都遵說
 得是。我們各自顧命去罷。假若是些軍民人等服了聖化
 就死也不敢走。原來此輩都是些狼虫虎豹走獸飛禽。鳴

的一聲都悶然而去了。這個倒不像孫大聖幾句鋪頭話。却就如楚歌聲吹散了八千兵。行者暗自喜道。好了。老妖是死了。聞名就走。怎敢觀面相逢。這進去。還似此言。方好。若說差了。才這夥小妖。有一兩個倒走進去。聽見却。不走。了風汛。你看他。

存心來古洞。

仗膽入深門。

畢竟不知見那個老魔頭。甚吉凶。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劈頭打開慾網。跳出情牢。八箇字極妙。可惜世人。自投慾網。占住情牢耳。

第七十五回

心猿鑽透陰陽竅，魔王還歸大道真。

却說孫大聖進於洞口，兩邊觀看，只見

骷髏若嶺，骸骨如林。人頭髮魄成毳片，人皮膚爛作泥塵。人筋纏在樹上，乾焦愧亮如銀。真個是尸山血海，果然腥臭難聞。東邊小妖將活人宰了剛肉，西下潑魔把人肉鮮煮鮮烹。若不美猴王如此英雄膽，第二個凡夫也進不得他門。

不多時，行入二層門裡看時，呀，這里却比外面不同。清奇幽雅，秀麗寬平。左右有瑤草仙花，前後有喬松翠竹。一行

西遊記
七八里遠近，才到三層門，閃着身，偷着眼看處，那上面高坐三個老妖，十分猙獰。中間的那個生得

鑿牙鋸齒，圓頭方面，聲吼若雷，眼光如電，仰鼻朝天，赤眉飄颻，但行處百獸心慌。若坐下群魔膽戰，這一個是獸中王青毛獅子怪。

左手下那個生得

鳳目金睛，黃牙粗腿，長鼻銀毛，看頭似尾，圓額皺眉，身軀磊磊，細聲如窈窕佳人，玉面似牛頭惡鬼。這一人是藏齒修身多年的黃牙老象。

右手下那一個生得

金翅鯤頭星睛豹眼，振北圖南，剛強勇敢，變生翺翔，鸞
笑龍慘，搏風翻百鳥藏頭，舒利爪，諸禽喪膽，這個是雲
程九萬的大鵬鵬。

那兩下列着有百十大小頭目，一個個全裝披掛，介冑整
齊，威風凜凜，殺氣騰騰，行者見了，心中歡喜，一些兒不怕。
大踏步徑直進門，把柳鈴卸下，朝上叫聲大王，三個老魔
笑呵呵問道：小鱗風你來了，行者應聲道：來了，你去巡山。
打聽孫行者的下落何如，行者道：大王在上，我也不敢說。
起老魔道：怎麼不敢說，行者道：我奉大王命，敲着柳鈴，正
然走處，猛擡頭，只見一個人，蹲在那里磨杠子，還像個

開路神若站將起來。足有十數丈長短。他就着那澗崖石上抄一把水磨一磨。口裡又念一聲。說他那杠子。到此還不曾顯個神通。他要磨明。就來打大王。我因此知他是孫行者。特來報知。那老魔聞此言。渾身是汗。說得戰呵呵的。道：兄弟。我說莫惹唐僧。他徒弟神通廣大。預先作了準備。磨棍打我們。却怎生是好。教小的們把洞外大小俱叫進來。關倒門。讓他過去罷。那頭目中有知道的。報大王門外小妖已都散了。老魔道：怎麼都散了。想是聞得風聲不好也。快早關門。快早關門。衆妖兵把前後門盡皆牢拴緊。閉行者自心驚道：這一關了門。他再問我家裡長短的事。

我對不來，却不弄走了風，被他拿住，且再說他一說，教他開着門好跑。又上前道：「大王，他還說得不好。」老妖道：「他又說甚麼？」行者道：「他說拿大大王剝皮，二大王副骨，三大王抽筋，你門若關了，門不出去呵，他會變化。」一時變了個蒼蠅兒，自門縫裏飛進，把我們都拿出去，却怎生是好？」老魔道：「兄弟，每仔細。我這洞裡，連年家沒個蒼蠅，但是有蒼蠅進來，就是孫行者。行者暗笑道：「就變個蒼蠅，說他一說，好開門。」大聖閃在傍邊，伸手去腦後拔了一根毫毛，吹一口仙氣，叫變，卽變做一個金蒼蠅飛去，望老魔劈臉撞了一頭。那老怪慌了道：「兄弟不停當，舊話兒進門來了，驚得那

大小羣妖一個個了把掃帚都上前亂撲蒼蠅。這大聖忍
不住忒忒的笑出聲來。乾湮他不宜笑。這一笑笑出原嘴
臉來了。却被那第三個老妖魔跳上前一把扯住道。哥哥
險些兒被他瞞了。老魔道。賢弟誰瞞誰。三怪道。剛才這箇
回話話的小妖不是小鑽風。他就是孫行者。必定撞見鑽風。
不知是他怎麼打殺了。却變化來哄我們哩。行者慌了道。
他認得我了。卽把手摸摸對老怪道。我怎麼是孫行者。我
是小鑽風。大王錯認了。老魔笑道。兄弟他是小鑽風。他一
目三次在面前點邪。我認得他。又問你有牌兒麼。行者道。
有。擲着衣服就拿出牌子。老怪一發認實道。兄弟莫屈了。

他三怪道：哥哥，你不曾看見他。他才子閃着身笑了一聲。我見他就露出箇雷公嘴來，見我扯住時，他又變作個這等模樣。叫小的們拿繩來，衆頭目卽取繩索。三怪把行者扳翻倒，四馬攢蹄捆住，揭起衣裳看時，足足是箇弼馬溫。原來行者有七十二般變化，若是變飛禽走獸花木器皿昆虫之類，却就連身子滾去了。但變人物，却只是頭臉變了。身子變不過來。果然一身黃毛，兩塊紅股，一條尾耙。妖怪看着道：是孫行者的身子。小鑽風的臉皮是他了。教小的們先安排酒來，與你三大王遞個得功之杯。旣拿倒了孫行者，唐僧坐定是我們口裡食也。三怪道：且不要吃酒。

孫行者溜撒他會逃避之法，只怕走了。教小的假擡出瓶來，把孫行者裝在瓶裡。我們才好吃酒。老魔大笑道：「正是。正是。」卽點三十六個小妖，入裡而開了庫房門，擡出瓶來。你說那瓶有多大，只得二尺四寸高，怎麼用得三十六個人擡？那瓶乃陰陽二氣之寶，內有七寶八卦，二十四氣，要三十六人按天罡之數，才擡得動。不一時，將寶瓶擡出，放在三層門外，展得乾淨，揭開蓋，把行者解了繩索，剝了衣服，就着那瓶中仙氣，搜的一聲，吸入裏面，將蓋子蓋上，貼了封皮，却去吃酒。道猴兒今番入我寶瓶之中，再莫想那西方之路。若還能勾拜佛求經，除是轉背搖車，再去投胎。

齊合是你看那大小群妖，一個個笑呵呵都去賀功不題。却說大聖到了瓶中，被那寶貝將身束得小了，索性變化蹲在當中半晌，到還陰涼，忽失聲笑道：「這妖精外有虛名，內無實事，怎麼告誦人說這瓶裝了人，一時三刻化爲膿血。若是這般涼快，就住上七八年也無事。呔！大聖原來不知那寶貝根由，假若裝了人，一年不語，一年陰涼，但聞得人言，就有火來燒了。大聖未曾說話，只見滿瓶都是火焰，幸得他有本事，坐在中間，捻着避火訣，坐在中間，全然不懼。耐到半個時辰，四周圍鑽出四十條蛇來咬，行者輪開手，抓將過來，儘力氣一搭，搭做八十段。少時間，又有三條

火龍出來把行者上下盤遶着實難禁自覺慌張無措道

龍

好處這三條火龍難爲再過一會不出弄得火氣攻

事

心怎了他想道我把身子長一長券破罷好大聖捻着訣

念聲唵叫長卽長了丈數高下那瓶緊靠着身也就長起

去他把身子往下一小那瓶兒也就小下來了行者心驚

道難難難怎麼我長他也長我小他也小如之奈何說不

了孤拐上有些疼痛急伸手摸摸却被火燒軟了自己心

焦道怎麼好孤拐燒軟了弄做個殘疾之人了忍不住吊

下淚來這正是遭魔遇苦懷三藏着難臨危慮聖僧道師

父阿當年歸正蒙觀音菩薩勸善脫離天災我與你苦歷

若眼
虛名

諸山收殄多怪。降八戒。得沙僧。千辛萬苦。指望同證西方。共果正道。何期今日遭此毒魔。老孫快入於此。傾了性命。撒你在半山之中。不能前進。想是我昔日名兒。故有今朝之難。正在悽愴。忽想起菩薩。當年在蛇盤山。曾賜我三根救命毫毛。不知有無。且等我尋一尋看。卽伸手渾身摸了一把。只見腦後有三根毫毛。十分挺硬。忽喜道。身上毛。都皆軟熟。只此三根。如此硬鎗。必然是救我命的。卽便咬着牙。忍着疼。拔下毛。吹口仙氣。叫變。一根卽變作金鋼鑽。一根變作竹片。一根變作綿繩。板張篾片。弓兒牽着那鑽。照瓶底下搜搜的一頓鑽。鑽成一個眼孔。透透光亮。喜道。透

化造化，却好出去也。才變化出身，那瓶復陰涼了，怎麼就涼。原來被他鑽破，把陰陽之氣泄了，故此更涼。好大聖，收了毫毛，將身一小，就變做個螞蟥虫兒，十分輕巧，細如鬚髮，長似眉毛，自孔中鑽出，且還不走，徑飛在老魔頭上釘着。那老魔正飲酒，猛然放下杯兒道：「三弟，孫行者這回化了麼？」三魔笑道：「還到此時哩。」老魔教傳令，擡上瓶來，那下面三十六個小妖，即便擡瓶，瓶就輕了。許多慌得衆小妖報道：「大王瓶輕了。」老魔喝道：「胡說！寶貝乃陰陽二氣之全功，如何輕了？」內中有一個勉強的小妖，把瓶提上來道：「你看，這不輕了。」老魔揭蓋看時，只見裡面透亮，忍不住失聲

叫道：這瓶裡空者控也。大聖在他頭上也忍不住道：一聲我的兒阿，跛者走也。衆怪聽見道：走了走了，卽傳令關門。關門那行者將身一抖，收了剃去的衣服，現本相，跳出洞外，回頭罵道：妖精不要無禮，瓶子鑽破，裝不得人了。只好拿來出恭，喜喜懽懽，嚷嚷鬧鬧，踏着雲頭，徑轉唐僧處。那長老正在那里撮土爲香，望空禱祝行者，且停雲頭聽他禱祝甚的。那長老合掌朝天道：

祈請雲霞衆位仙，六丁六甲與諸天，願保賢徒孫行者，神通廣大法無邊。

大聖聽得這般言語，更加努力，收斂雲光，近前叫道：師父

我來了。長老攙住道：「悟空勞碌你遠探高山，許久不回，我甚愛慮。端的這山中有何吉凶？」行者笑道：「師父，才這一去，一則是東土衆生有緣有分，二來是師父功德無量無邊，三也虧弟子法力，將前項粧鑽風，陷瓶裡及脫身之事，細陳了一遍。今得見尊師之面，實爲兩世之人也。長老感謝不盡道：「你這番不曾與妖精賭鬧麼？」行者道：「不曾。長老道：「這等保不得我過山了。行者是個好勝的人，叫喊道：「我怎麼係你過山不得。長老道：「不曾與他見個勝負，只這般含糊。我怎敢前進。」大聖笑道：「師父，你也忒不通變。常言道：單絲不線，孤掌難鳴。那魔三個，小妖千萬，教老孫一人怎生

他賄聞長老道。寡不敵衆。是你一人也難處。八戒沙僧。他也都有本事。教他們都去。與你協力同心。掃淨山路。保我過去罷。行者沉吟道。師言最當。着沙僧保護你。着八戒跟我去罷。那馱子慌了道。哥哥沒眼色。我又粗夯。無甚本事。走路扛風。跟你何益。行者道。兄弟。你雖無甚本事。好道也是個人。俗云。放屁添風。你也可壯我些胆氣。八戒道。也罷也罷。望你帶挈帶挈。但只急溜處。莫捉弄我。長老道。八戒在意。我與沙僧在此。那馱子抖搜神威。與行者縱着祥風。駕着雲霧。跳上高山。卽至洞口。早見那洞門緊閉。四顧無人。行者上前。執鐵棒。厲聲高叫道。妖怪開門。快出來與

老孫打耶。那洞裡小妖報入。老魔心驚胆戰道。幾年都說
猴兒狠。話不虛傳。果是真。二老怪視在傍邊。問道。哥哥怎
麼說。老魔道。那行者早間變小鑽風混進來。我等不能相
識。幸三賢弟認得。把他裝在瓶裡。又弄本事。鑽破瓶兒。却
又攝去衣服走了。如今在外叫戰。誰敢與他打個頭仗。更
無一人答應。又問。又無人答。都是那粧聾推啞。老魔發怒
道。我等在西方大路上。忝着個醜名。今日孫行者這般眇
視。若不出去與他見陣。也低了名頭。等我捨了這老性命。
去與他戰上三合。三合戰得過。唐僧還是我們口裡食。戰
不過。那時關了門。讓他過去罷。遂取披掛結束了。開門前。

走行者與八戒在門傍觀看，真是好一個怪物。

鐵額銅頭戴寶盔，盔纓飄舞甚光輝。輝輝掣電雙睛亮，亮亮鋪霞兩鬚飛。勾爪如銀尖且利，鋸牙似鑿密還齊。身披金甲無絲縫，腰束龍絛有見機。手執鋼刀明幌幌，英雄威武世間稀。一聲吆喝如雷震，問道敲門者是誰。大聖轉身道：是你孫老爺齊天大聖也。老魔笑道：你是孫行者，大胆潑猴，我不惹你，你却爲何在此叫戰？行者道：有風方起浪，無潮水自平。你不惹我，我好尋你。只因你狐群狗黨，結爲一夥，算計吃我師父。所以來此施爲。老魔道：你這等雄糾糾的嚷上我門，莫不是要打麼？行者道：正是老

道你休猖獗我若調出妖兵擺開陣勢搖旗擂鼓與你
鬥戰顯得我是坐家虎欺負你了我只與你一個對一個
不許帶丁行者聞言叫八戒走過看他把老孫怎的那猓
子真個閃在一邊老魔道你過來先與我做個樁兒讓我
儘力氣着光頭砍上三刀就讓你唐僧過去假若禁不得
快送唐僧來與我做一頓下飯行者聞言笑道妖怪你洞
裡若有紙筆取出來與你立個合同自今日起就砍到明
年我也不與你當真那老魔抖搜威風丁字步站定雙手
舉刀望大聖劈頂就砍這大聖把頭往上一迎只聞花叢
一聲响頭皮兒紅也不紅那老魔大驚道這猴子好個硬

頭兒大聖笑道：你不知老孫是

生就銅頭鐵腦蓋天地乾坤世上無斧砍鎚敲不碎
幼年曾入老君爐四斗星官監臨造二十八宿用工夫
水浸幾番不得壞周圍圪搭板筋鋪唐僧還恐不堅固
預先又上紫金箍

老魔道：猴兒不要說嘴，看我這二刀來，決不容你性命，行
者道：不見怎的，左右也只這般砍罷了。老魔道：猴兒，你不
知這刀。

金火爐中造，神功百煉熬。鋒刃依三界，剛強按六韜。却
似蒼蠅尾，猶如白蟒腰。入山雲蕩蕩，下海浪滔滔。琢磨

像

無適數煎熬幾百遭。深山古洞放。上陣有功勞。攬着你這和尚天靈蓋。一削就是兩個瓢。大聖笑道。這妖精沒眼色。把老孫認做個瓢頭哩。也罷。候砍候讓。教你再砍一刀。看怎麼。那老魔舉刀又砍。大聖把頭迎一迎。乒乒的劈做兩個半。大聖就地打個滾。變做兩個身子。那魔一見慌了手。按下鋼刀。豬八戒遠遠望見。笑道。老魔好砍兩刀的。却不是四個人了。老魔指定行者道。聞你能使分身法。怎麼把這法兒。拿出在我面前使。大聖道。何爲分身法。老魔道。爲甚麼先砍你一刀不動。如今砍你一刀。就是兩個人。大聖笑道。妖怪。你切莫害怕。砍上一

分身奇
欠收身
頗奇

萬刀還你二萬個人。老魔道：你這猴兒，你只會分身，不會收身。你若本事收做一個，打我一棍去罷。大聖道：不許說謊。你要砍三刀，只砍了我兩刀，教我打兩棍。若打了棍半，就不姓孫。老魔道：正是。正好大聖就把身樓上來，打個滾。依然一個身子。掣棒劈頭就打。那老魔舉刀架住道：潑猴無禮，甚麼樣個哭喪棒，敢上門打人。大聖喝道：你若問我這條棍，天上地下都有名聲。老魔道：怎見名聲？他道：棒是九轉鑛鍊煉，老君親手爐中煅。禹王求得號神後，四海八河爲定驗。中間星斗暗鋪陳，兩題籙裏黃金片。花紋密布鬼神驚，上造龍紋與鳳篆。名號靈陽棒，一棍

深藏海藏人難見。成形變化要飛騰。飄飄五色霞光現。
老孫得道取歸山。無窮變化多經驗。時間要大甕來粗。
或小巧微如鐵線。粗如南岳細如針。長短隨吾心意變。
戰輕舉動彩雲生。亮亮飛騰如閃電。攸攸冷氣逼人寒。
條條殺霧空中現。降龍伏虎謹隨身。天涯海角都遊遍。
曾將此棍鬧天宮。威風打散蟠桃宴。天王賄闖未曾贏。
哪吒對敵難交戰。棍打諸神沒躲藏。天兵十萬都逃竄。
雷霆衆將護靈霄。飛身打上通明殿。掌朝天使盡皆驚。
護駕仙卿俱攪亂。舉棒掀翻北斗宮。回首振開南極殿。
金闕天皇見棍兇。特請如來與我見。兵家勝負自如然。

困苦災危無可辨，整整挨排五百年。虧了南海菩薩觀，
大唐有個出家僧，對天發下洪誓願，枉死城中度鬼魂。
靈山會上求經卷，西方一路有妖魔，行動甚是不方便。
已知鐵棒世無雙，火我途中爲侶伴。邪魔湯着赴幽冥，
肉化紅塵骨化麩。處處妖精棒下亡，論萬成千無打算。
上方擊壞斗牛宮，下方壓損森羅殿。天將曾將九曜追，
地府打傷催命判。半空丟下振山川，勝如太歲新華劍。
全憑此棍保唐僧，天下妖魔都打遍。

那魔聞言，戰兢兢捨着性命，舉刀就砍。猴王笑吟吟，使鐵棒前迎。他兩個先時在洞前撐持，然後跳起去，都在半空。

裡廝殺，這一場好殺。

天河定底神珍棒，棒名如意世間高。誇稱手段魔頭惱，大捍刀擎法力豪。門外爭持還可近，空中賭鬥怎相饒。一個隨心更面目，一個立地長身腰。殺得滿天雲氣重，偏野霧飄飄。那一個幾番立意擒三藏，這一個廣施法力保唐朝。都因佛祖傳經典，邪正分明恨苦交。

那老魔與大聖，鬪經二十餘合，不分輸贏。原來八戒在底下，見他兩個戰到好處，忍不住，掣起架風，跳將起去。望妖魔劈臉就築。那魔慌了，不知八戒是個哮喘性子，冒冒失失的說人。他道：嘴長耳大，手硬鉅兇，敗了陣，丟了刃回。

大恭字
奇幻

頭就走。大聖喝道：「赶上赶上。」這猓子仗着威風，舉着釘錘，
卽忙趕下怪去。老魔見他趕得相近，在坡前立定，迎着風，
頭幌一幌，現了原身。張開大口，就要來吞八戒。八戒害怕，
急抽身往草裡一鑽，也管不得荊針棘刺，也顧不得刮破
頭疼，戰兢兢的在草裡聽着梆聲。隨後行者趕到，那怪也
張口來吞，却中了他的機關，收了鐵棒，迎將上去。被老魔
一口吞之，說得個猓子在草裡囊囊咄咄的埋怨道：「這個
弼馬溫不識進退，那怪來吃你，你如何不走？反去迎他，這
一口吞在肚中。今日還是個和尚，明日就是個大恭也。那
魔得勝而去，這猓子才鑽出草來，溜回舊路，却說三藏在

那山坡下正與沙僧盼望。只見八戒喘呵呵的跑來。三藏大驚道：「八戒你怎麼這等狼狽。悟空如何不見。猓子哭哭啼啼。道師兄被妖精一口吞下肚去了。三藏聽言，說倒在地。半晌間，跌脚拳胸，道徒弟呀，只說你善會降妖，領我西天見佛。怎如今日死於此怪之手。苦哉苦哉。我弟子同衆的功勞，知今都化作塵土矣。那師父十分苦痛，你看那猓子，他也不來勸解師父，却叫沙和尚，你拿將行李來。我兩個分了罷。沙僧道：「二哥分怎的。」八戒道：「分開了，各人散火。你往流沙河還去吃人。我往高老庄看看我渾家，將白馬賣了，與師父買個壽器送終。長老氣哢哢的，聞得此言，叫

上天放聲大哭，且不題，却說那老魔吞了行者，以爲得計，
 徑回本洞，衆妖迎問出戰之功。老魔道：「拿了一個來了。」二
 魔喜道：「哥哥拿的是誰？」老魔道：「是孫行者。」二魔道：「拿在何
 處？」老魔道：「被我一口吞在腹中哩。」第三個魔頭大驚道：「大
 哥阿！我就不曾分付你孫行者不中吃，那大聖肚裡道成
 中吃，又堅飢，再不得餓，慌得那小妖道：『大王不好了！孫行
 者在你肚裡說話哩。』」老魔道：「怕他說話，有本事吃了他。」沒
 本事攔拿他不成，你們快去燒些鹽白湯，等我灌下肚去，
 把他噁出來，慢慢的煎了吃酒。小妖真個沖了牛黃鹽湯，
 老怪一飲而乾，注着只着實一喝，那大聖在肚裡生了根。

別人換
在面上
他却移
着肚裡

動也不動。却又攔着喉嚨往外又吐。吐得頭暈眼花。黃胆都破了。行者越發不動。老魔喘息了。叫聲孫行者。你不出來。行者道。早哩。正好不出來哩。老魔道。你怎麼不出。行者道。你這妖精甚不通變。我自做和尚。十分淡薄。如今秋涼。我還穿個單直裰。這肚裡倒爇。又不透風。等我住過冬才好出來。衆妖聽說。都道大王孫行者。要在你肚裡過冬哩。老魔道。他要過冬。我就打起禪來。使個搬運法。一冬不吃飯。就餓殺那弼馬溫。大聖道。我兒子。你不知事。老孫保唐僧取經。從廣裡過帶了個摺盞鍋兒進來。煮雜碎吃。將你這裡邊的肝腸肚肺。細細兒受用。還勾盤纏到清明哩。那

猴

二魔大驚道哥阿這猴子他幹得出來三魔道哥阿吃了
雜碎也罷不知在那裏支鍋。行者道三人骨上好支鍋三
魔道不好了。假若支起鍋燒動火烟煽到鼻孔裡打噴嚏
麼行者笑道沒事。等老孫把金箍棒往頂門裡一擗擗個
窟窿一則當天窟二來當烟洞。老魔聽說難說不怕却也
心驚只得硬着胆叫兄弟們莫怕把我那藥酒拿來。等我
吃幾鍾下去把猴兒養殺了罷。行者暗笑道老孫五百年
前大鬧天宮時吃老君丹玉皇酒王母桃及鳳髓龍肝那
樣東西我不曾吃過。是甚麼藥酒敢來藥我。那妖猴真個
將藥酒篩了兩盞。滿斟斟了一鍾遞與老魔。老魔接在手

天下
車勾至
此極矣

中大聖在肚裡就聞得酒香道不要與他吃好大聖把頭
一扭變做個喇叭口子張在他喉嚨之下那怪咽的嚙下
被行者咽的接吃了第二鍾嚙下被行者咽的又接吃了
一連吃了七八鍾都是他接吃了老魔放下鍾道不吃了
這酒常時吃兩鍾腹中如火却才吃了七八鍾臉上紅也
不紅原來這大聖吃不多酒接了他七八鍾吃了在肚裡
撒起酒風來不住的支架了跌四平踢飛脚抓住肝花打
鞦韆豎蜻蜓翻根頭亂舞那怪物疼痛難禁倒在地下不
知死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這獅子一肚皮猴舌。○在獅子肚裡殺酒風也是奇
事。○描画猴處都是匪夷所思。

禡